

有注音，這是表示那個字應該按一般的讀法去讀。例如上舉第二項第(3)例，陸德明在「復」字下就很明確的說：「音服，後不音者皆同。」

第二，《經典釋文》偶然會在某字下注上兩個讀音的，例如《老子》第八十章：「使人復結繩而用之。」陸德明的注音是：「音服，又扶又反。」這是因為「使人復結繩而用之」這一個句子，可以看作兩個不同的結構去解釋。既可解作「使人民再次利用結繩（來記事）」，又可解作「使人民回復到結繩（記事的時代）」。陸氏注上兩讀，提醒讀者這句子的結構可以有兩個不同的看法。不過陸氏「復」字先注音「服」，再注上「埠 feū⁶」當作又音，這表示陸氏是傾向於後一解釋的。在這一點上，「復活」這個詞值得一提。「復活」讀「服」，意思是從死的狀態回復到生的狀態。如果讀「埠」，便是「活第二次」的意思。這顯然與「復活」原意不符，所以把「復活」讀成「feū⁶活」是不足取的。

談「傍晚」

劉殿爵

「旁」與「傍」古代是通用的。例如：

- (1) 《逸周書·王會解》：「旁天子而立於堂上。」（挨傍著天子而立在堂上。）
- (2) 《史記·滑稽列傳》：「長老、吏、傍觀者皆驚恐。」（長

老、小官員以及旁觀的人們都十分害怕。）

現在我們習慣把例(1)的「旁」寫作「傍」，把例(2)的「傍」寫作「旁」。但在古代寫「旁」或「傍」都沒有關係。「旁」與「傍」因為通用所以都有「pɔŋ⁴龐」、「bɔŋ⁶磅」兩個音，但在現代書面語讀「bɔŋ⁶」的場合很少寫作「旁」，所以「旁」字可算是只有「pɔŋ⁴」一個音。「傍」字仍然可以兩讀。「依傍」一詞中「傍」念「bɔŋ⁶」大概大家都知道，但「傍晚」中的「傍」也應念「bɔŋ⁶」卻愈來愈少人知道。這可能是受了「旁」字影響，因為「旁」字不念「bɔŋ⁶」，所以以為「傍」字也不大念「bɔŋ⁶」，但主要的原因還在於不明白念「pɔŋ⁴」與念「bɔŋ⁶」的區別何在。這區別其實很簡單。用作名詞，例如「兩旁」，用作修飾語的形容詞如「旁人」，用作修飾語的副詞，如「旁觀」、「旁聽」，都讀作「pɔŋ⁴」。只有用作動詞，如「依傍」讀作「bɔŋ⁶」。

一般來說，「依傍」沒有人誤讀「yi¹pɔŋ⁴」，但「傍晚」讀作「pɔŋ⁴man²」的人卻愈來愈多。這是一般人對語法結構的感覺不夠敏銳，誤以為「傍晚」的結構與「旁人」一樣，「傍」和「晚」也是「修飾語」和「被修飾語」的關係。不知道這是不可能的，因為「傍人」是「在旁邊的人」的意思，而「傍晚」沒有可能是「在旁邊的晚上」的意思。其實「傍晚」是「動詞+賓語」的結構。或者有人會問，如果我明白「傍晚」指的是黃昏時刻，明白不明白「傍晚」一詞的語法結構，又有甚麼關係呢？這個

問題很有意思，值得我們略為考察一下。如果我們知道「傍」在「傍晚」一詞是動詞，我們便知道是「靠近」、「挨近」的意思，這樣便會知道「傍晚」一詞，一方面和口語的「挨晚 ai⁺ man²」，另一方面和文言的「薄暮」不但意義相同，而且結構也一樣。「挨晚」的「挨」固然是「挨近」的意思，「薄暮」的「薄」通「迫」，也是「逼近」的意思。明白了「傍晚」和「挨晚」、「薄暮」取義的途徑相同，我們不但知道「傍晚」所指的是甚麼，並且能夠進一步對「傍晚」一詞有深一層的感性認識。

從「派」字的粵語 讀音談起

朱國藩

「派」字粵語原來只有一音，就是去聲的 pai³ 音，但在口語我們有時會將「派」字讀為 pai⁺。原來粵語除了陰平、陽平、陰上、陽上、陰去、陽去、陰入、中入、陽入九個聲調以外，在口語還有兩個變調。一個是高平變調，調值比陰平略高（以「十」作為調號），例如「針」字 dzem⁺（如「打針」）便是；另一個變調是把低而平的調（如陽平、陰去、陽去）讀為陰上的調值（即升調35），例如口語「公園」的「園」讀如「院」（jyn²）、「書架」的「架」讀如「假」（ga²）、「隨便」的「便」讀如「扁」（bin²）。

關於口語變調有兩點值得留意。第一，變調只存在於口語，讀書音例不變調；第二，甚麼字在口語中讀變調是約定俗成的，並無一定的規律。例如「派」

字讀變調 pai⁺ 只出現在下面三種情況：

- (1) 「南派」、「北派」（「天山派」、「崑崙派」不讀變調。）
- (2) 「派頭」（有類似意義的「氣派」不讀變調。）
- (3) 動詞「派」（演氣派的意思），如「今晚去派下。」

近年似乎愈來愈多人將原本不讀變調的字讀為變調。例如不知道從哪時開始不少名詞性的「派」字我們都讀變調。「派系」、「派別」、「什葉派」的「派」字以往是讀去聲的，現在都讀變調 pai⁺。不只口語音如此，連類所及，讀書音也出現不少變調。這種隨意變調所造成的影響有二：

- 一、我們對某些字的讀音有一定的語感。例如說「南派」、「北派」的時候我們知道這個「派」（讀 pai⁺）指武術中的派別。有別於其他詞語裏面的「派」字。將「派」字一律讀變調 pai⁺，變讀就失去辨別意義的功能。
- 二、口語音和讀書音是有區別的，不認識這個區別往往會導致錯誤的理解。例如「蚊子」的「蚊」本讀如「文」（men⁴），口語變調讀 men⁺；「手錶」的「錶」本讀如「表」（biu²），口語變調讀 biu⁺。結果大家在讀書時把「蚊子」讀成 men⁺ tsi²，「手錶」讀成 sœu² biu⁺。

我們認為變讀的問題是值得大家注意的。